

民國叢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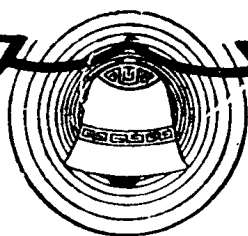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編

· 5 ·



張其昀等著

現代思潮新論

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初版

思想與時代叢刊第二種

現代思潮新論

全一冊 定價國幣四元
(外埠酌加運費函費)

著者 張其昀等

發行人 吳秉常

印刷所 正中書局

發行所 正中書局

(2264)

目次

一	時代觀念之認識	張其昀	一
二	現代生活與希臘理想	郭斌鮮	一三
三	現代哲學之特徵	謝幼偉	二六
四	現代心理學派別及其意義	黃翼	五五
五	維也納學派與現象學派	洪謙	八一
六	唯物論述評	謝幼偉	九三
七	功利主義的新評價	賀麟	一一五
八	實演邏輯與新心理學	陳立	一二六
九	卡林渥德的歷史思想	王繩祖	一四六
十	基督教與政治	賀麟	一五六

一 時代觀念之認識

張其昀

淮南子曰：「往古來今謂之宙，上下四方謂之宇。」宙爲時間爲歷史，宇爲空間爲地理，時空二者有不可分離之關係。時代觀念若非與地域觀念相附麗，則難以想像，反之亦然。舉例言之，歷史上有所謂石器時代銅器時代者，黃河流域當殷商之時已進入青銅器時代，而我東北松花江流域至三國時猶有新石器時代之民族。（魏志東夷傳云，挹婁以青石爲鏃。）北美洲新石器時代之終止，適在歐人發現新大陸之時。故每一幅地圖，若不附以時期，即無意義可言。人類文化之演進，常以一地爲起源，其形式如孤峯，或則數地並起，其形式如羣島。如近代大規模之工業，溯源於十六世紀，至十八世紀而發展，但由整個世界觀察之，此類新工業區域殆如島嶼之浮露於海上。迄於今日，美國機械文明最爲猛進，然在中國廣大之內地，鄉村工業仍屬重要，大工業方在建設中也。時空關係至爲繁複，亦極富於變化。扼要言之，環境之變遷由於時代，時代之變遷由於思想。人類在宇宙中雖至爲渺小，然有其尊嚴與神聖，因人類能用思想，故具有獨特之價值。思想者創造時代之精神，每一新時代皆有新思想爲之先驅，思想爲歷史之靈魂，亦爲時間之尺度。思想如植物之種子，隨風飄揚，擇適宜之氣候與土壤而棲息焉。故文化之演進，先由一地爲先導，旋見數地之並發，終於漸被其他各

區域。至於文化中心，一面向外漸被，一面復以新思想之勃興，又成爲新時代之紀元。歷史先於地理乎？地理先於歷史乎？德人康德曾謂「地理爲歷史之基礎。」（見森帕爾女史著地理環境之影響，漢譯本頁十二。）吾人之意，則謂「歷史爲地理之前因。」吾人所稱之地理，非爲無情之沙漠，而爲人類所辛勤灌溉之田園。地理之開發由於歷史，歷史之創造由於思想。時代思潮乃生命之主流，宇宙之樞機也。

宋陳文蔚曰，「形而上爲道，形而下爲器，道外無器，器外無道。以天地萬物之理，而立聲明度數之制，器之用乃道之行。究聲明度數之制，以會天地萬物之理，器之通乃道之悟。」（文廟禮器記。）道器二者雖有主觀客觀之分，而體用一原，在人默而識之。思想係主觀性，同時亦有客觀性，蓋思想具有創造力，又何異於事實。二十世紀之文化，因有飛機無線電等之發明，可稱爲高速度時代，試一考此新時代之成因，卽知非爲具體之發明，而爲抽象之思想，卽由於時間與空間運動之新觀念。因有科學上之新觀念，斯能產生前古未有之新工具。引申言之，政治上之新制度，實爲政治思想所啓示，經濟上之新政策，亦爲經濟思想所領導。思想史乃文化史之中心，卽謂思想史涵蓋全部之文化史，亦無不可。墨辯謂「久，合古今且莫。宇，家東西南北。」蓋凡天下事物，合古今且莫而不稍變者卽常也，家東西南北而無或遺者卽遍也。思想賦有常遍二德。人類寶貴之思想，均係不朽之作品，而永存

於天壤間。宋王應麟謂「經不以秦亡」。西洋史上如羅馬法爲近代歐洲大陸諸國法律之淵源，羅馬可亡，而羅馬法之思想不以羅馬而俱亡。偉大之思想，照耀於百代，普及於舉世，而深入於人心。國父「知難行易」之明訓，卽謂思想爲人民所信仰，則大規模之集體工作方有可能，其勢力乃如長江大河，沛然莫之能禦。任何時代非有思想爲其精神上之動力，不能有較高之發展。思想誠爲一種革命，思想革命方爲真正有效之革命。思想造時代乎？時代造思想乎？殊可令人深思而默識也。

張爾岐辨志篇云：「學者一日之志，天下治亂之原，生人憂樂之本矣。」此實爲研究歷史深造有得之語。吾人謂思想造時代則可，謂時代造思想則不可。若謂思想須受時代之影響，則較近於事實。東方朔曰：「彼一時也，此一時也，豈可同哉？」思想具有創造力，但不能不有所憑藉，故必具有時代精神，否則爲憑空杜撰之夢想。思想之可貴者，在其具有克服困難解決問題之志趣，以及實現此種志趣之能力，雖云不能不受時代之限制，而終能不爲所困，挾時代以俱進。是以吾人研究思想史，對於古人之學說，應具瞭解之同情，蓋古人著書立說，皆有所爲而發，故其所處之環境，所受之背景，非完全明瞭，則其學說不易評論。孟子之井田論，自係一種理想，然其理想必有其歷史背景，此爲治史者所宜注意。時移則境遷，吾人不能持今日之標準以衡量孟子。斯賓格勒（Oswald Spengler）謂莎士比亞爲十六世紀之產物，吉朋則十八世紀，哈代則十九世紀。無十六世紀，則莎士比亞之存

在爲不可能，而古朋及哈代，離乎其所處之時代，亦無從思議之。（見張蔭麟譯斯賓格勒之文化論學衡第六十六期。）斯氏學說不敢完全贊同，而此語實不可廢。時代如海灣，思想如要港，要港雖不能離海灣而獨立，但海灣之重要性則全在乎要港之曲折。思想之發展，固不能超越孤往，而必經時間之程序。時代對於思想之關係，爲程序而非原因。創造文化之原因，舍思想本身又將奚求。

時代精神何物耶？吾人以爲時代精神當貫注於三方面，即總結前一時代之文化，代表此，一時代之思潮，而爲創造後一時代之種子。思想之偉大性，全視此三方面之深造程度而定。

夫欲總結前一時代之文化，則應知變與不變之義。易曰：「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。」董子曰：「天不變，道亦不變。」二說均有至理。蓋制度文物因時移事異，多所損益。然變遷之中，仍有不變者存。孔子曰：「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。」忠信之類，乃人類社會所賴以維繫之基本道德，無所謂古今，無所謂新舊。程頤曰：「聖人創法皆本乎人情，極乎物理，雖二帝三王，無不隨時因革，踵事增損，然至乎爲治之大原，牧民之要道，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？」（論十事。）一國之民族性雖非一成不易，然有其歷久不變之點，一面有不斷之創造，一面有傳統之典型，凡歷史愈長之民族性，其內容亦愈經久而堅實。民族復興之說，即以此爲根據。歷史有綿延性，現在之中包含過去之潛勢力，歷史又有累積性，每一刹那，均有新成分之加入，現在決不同於過去。吾人不能恢復過去，亦不能取消過去，

而爲繼續過去。新故相仍，前後相禪，如流水之相續於大川。記憶作用者，即綿延性與累積性之車輪。吾人憑藉豐富之記憶，用能保持過去之記錄，綜合前代之文化，以適應新情勢與新目的。吾人利用歷史所記載之教訓愈久愈多者，則思想亦愈活潑而自由。「溫故知新，可以爲師」，洵爲知道之言。

以海洋之潮流喻思想之潮流，可謂適切。海洋之萬頃波濤，似祇服從一單純之公律。實則波濤之起伏，乃許多力量相激相盪相分相合之總，結果在形似之一致中，實深藏無數潮流與反潮流之努力。所謂時代思潮亦正類是。變與不變代表相反之潮流，吾人當注意永久之價值，尤當注意時代之使命。韓非子曰：「聖人不期修古，不法常可，論世之事，因爲之備。今欲以先王之政，治當世之民，皆守株待兔之類也。」（五蠹篇）郭象曰：「夫禮義當其時而用之，則西施也，時過而不棄，則醜人也。」（莊子注疏）制度文物各有其歷史的使命，盡其使命，已爲成功。古制不適於今日者，是謂不合時宜，即須廢棄而革新之。「貴所聞而賤所見」，以爲古優於今，此乃流俗之士，學者精神非如是輕率也。顧歷史演進之方，初非循一直線，而爲循環反復，激盪不已。易曰：「泰極則否，否極則泰。」劉基申言之曰：「蓄極則洩，闕極則達，熱極則風，寒極則通。一冬一春，靡屈不伸。一起一伏，無往不復。……是故一晝一夜，華開者謝。一春一秋，物故者新。激湍之下，必有深潭。高邱之下，必有峻谷。」（司馬季主論卜）夫否極泰來之泰，已非原始之泰，而爲一第三者。古人云：「夏之政尙忠，殷之政尙敬，而周

之政尙文。」文亦爲忠與敬以外之第三者。歷史上有以復古爲日新者；然所復之古，決非舊物。我國古時之歷史哲學，有三統說與三世說之不同。前者主張循環，「如順連環，周而復始，窮則反本。」後者主張進步，以爲歷史之演變，由據亂世昇平世而至太平世，循一直線進行。二說均言之成理，而各有所偏。必也二說相合而觀其會通，方見歷史之真相。蓋歷史演變所遵循之規律，乃兼有循環與進步。近人或稱此爲辯證法，吾人擬按舊說，稱之爲「時中」之觀念。梁法和曰：「凡人取果，宜待熟時，不揀自落。」夫物暴長者必夭折，功卒成者必亟壞。時代思潮所以必須有相反之潮流，一張一弛，迭爲推挽，方能轉動前進，往來不窮者，蓋欲待其思想充分成熟，庶無中道摧折之慮耳。

揚雄曰：「各以並時而得宜，奚必同條而共貫。」斯言誠然。顧思想有主流，有附流，有逆流，所貴乎主流者，不僅在反映時代，尤在於創造時代，持其關紐，制其樞機，動靜在我，開闔在我，有所需從而給之，有所鬱從而宣之，有所弊從而救之。易曰：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」自強不息卽創造精神。易傳屢言時，事物之發展若至於極端，則一變而爲反面，故易傳屢言中，欲論創造，不可不明時與中之關係。時中律之意義明於孔子。子思作中庸，述孔子之意，而曰：「君子而時中。」孟子亦曰：「孔子聖之時。」易文言曰：「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，其惟聖人乎。」皆時中律之義也。清人惠棟謂易道深矣，一言以蔽之曰時中。章學誠氏發揮此義最爲明切。其言曰：「學業者所以闢風氣也。風氣未

開，學業有以開之。風氣既蔽，學業有以挽之。人心風俗不能歷久而無敝，因其敝而施補救。風氣之敝，非偏重則偏輕，非因其極而反之，不能得中正之宜也。好名之士方且趨風氣而爲學業，是以火救火而以水救水也。」（文史通義內篇卷六天喻。）又曰：「所貴乎識者，非特能持風氣之偏而已也。知其所偏之中，亦有不可得而廢者焉。非特能用獨擅之長而已也，知已所擅之長，亦有不足以該者焉。不得而廢者，嚴於去僞，而慎於治偏，則可以無敝矣。不足以該者，闕所不知，而善推能者，無有其人，則自明所短而懸以待之，亦可以無欺於世矣。」（同書卷四說林。）時代之潛移無一時而或息，故思想亦當自強不息，與之偕進，既須針對時代，又須超越時代，既須綜合過去，又須開創風氣，行乎其所不得不行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，時中律之大義當在於是。大凡一種學術思想之特起，於其前一時期中，無不可尋其先存之跡象，思想家之責任，一面將前代所播之種子，使其開花結實蔚爲盛觀，一面又當孕育後代之新種子。前者本隱而之顯，後者本顯而之隱，要皆不失爲時中之義。章學誠曰：「吾最爲一時通人所棄置而弗道，而吾於心未嘗有憾。」此卽本其隱者而言之。古人云：「道不虛行，」又云：「其後必有達者。」故種因每於百年之先，而收效常在數世之後。準此而言，吾人對歷史上任何時代，均應有同情之瞭解。復興時期之種子，往往預伏於以前衰落時期之中。所謂黑暗時代者，未必爲真正之黑暗，而爲光燄之所從出。思想之發育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來者漸矣。時代之相續，

常相交互錯綜，舊時代之晚期，而新時代之主流已見其朕兆，「貞下起元」，卽此之謂。

時代思潮常以少數大人物爲其代表，人物愈大，其代表性亦愈大。大人物爲時代之耳目，如焦點然，一代之思想咸吸集於此中心，復由此中心輻射而出。大人物爲時代之喉舌，韓愈所謂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，「周之衰，孔子之徒鳴之，其聲大而遠。傳曰：天將以夫子爲木鐸。」（送孟東野序。）此類大人物，稱之曰聖賢豪傑，或曰英雄，亦曰天才，所謂出類拔萃者。凡偉大之學者，必有其哲學上之根本觀念，而推演之以論政治經濟以及社會問題。德國康德、菲希特與黑格爾三人，均係大學教授，終其身研究學術，初未嘗參與實際政治，然在精神與思想方面，促進德意志民族之統一與復興，其功績不在任何政治家之下。詩曰：「風雨如晦，鷄鳴不已。」當斯時也，誠有豪傑之士，爲之倡大義建大業，則天地晦而復明，人才閉而復出。反是，無大力者以推挽之，則如陳子昂所云：「前不見古人，後不見來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獨愴然而淚下。」誠可悲也。日人尾崎行雄有云：「日本未曾遺下世界的事業，亦無世界的巨著，中國則有驚天動地之大事業，亦有偉大之著作。中國既富於固有文化，其較日本頑強固宜。」人物之產生良非偶然，試以北宋諸名公爲例，馮友蘭謂北宋之初，思想史各方面之發展，均已至相當之程度，各派思想之混合，亦已有相當之成功，惟待有偉大之天才組織整齊之系統。如演戲然，至北宋之初，戲台設備均已就緒，所待者惟名角之登場耳。（見氏著中國哲學史。）

大人物有卓越之個性，而又具有時代精神。試以文藝爲例，梅曾亮曰：「文章之事，莫大乎因時。立吾言於此，雖其事之至微，物之甚小，而一時朝野之風俗好尚，皆可因吾言而見之。使爲文於唐貞元元和間，讀者不知爲貞元元和人，不可也；爲文於宋嘉祐元祐間，讀者不知爲嘉祐元祐人，不可也。」韓子曰：「惟陳言之務去，豈獨其詞之不可襲哉？夫古今之理勢固有大不同者矣，其爲運會所移，人事所推演，而變異日新者，不可窮極也。執古今之同而概其異，雖於詞無所假者，其言亦已陳矣。」（致朱丹木書）凡大文豪不但須如韓愈所云，惟陳言之務去，又當如梅曾亮所云，務去陳腐之思想，方能以文章鳴一代。又凡一時代之學術，其所用名詞涵義之廣狹，隨政治社會之變遷而不同，往往鉅大之糾紛譌謬，即因名詞界說不同而起，此尤治史學者所宜審慎也。

羅素嘗論歷史之因素有三，曰思想曰人物曰經濟。（見其所著自由與組織一書）三者之關係究爲若何？孔子曰：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」歷來言人物之重要性者，當以此語爲最有力。吾人所稱之思想，係指古今大思想家所貢獻之總成績，可稱爲人類之精神遺產，雖係無形之潛力，實爲創化之重心。每一思想家莫不爲人類精神遺產所陶養而成，就其個人言，對於全部文化之總量自必有所增益，但其所增益者，殆如何流之於海洋。河流雖有巨瀆與細流之分，但一與海洋相比，即可省悟人生之有涯。故吾人以爲歷史因素首推思想，次爲人物，至於經濟則僅爲助力而非主力，自不

能與思想人物相提並論。所謂經濟者，指自然環境與生產方法而言，思想與經濟原有密切之關係，一時代有一時代之經濟背景，能影響思想之輪廓，思想固不克離經濟而獨立，但亦不致為經濟所束縛。思想家之責任，在根據現實環境，解決具體問題，以主動之精神，指導人生，改變世局。思想之功用在於訴諸實行，一切理論之價值須視其實行之結果而定。純靜觀、純冥想、純默思，乃不可想像之事，有之亦為無生氣之幻想而已。我國思想夙崇養民之訓，我國哲學最注重於生活理想之探討，且有卓越之貢獻。中國思想雖重視民生之觀念，但仍以精神勝於物質，勞心貴於勞力，固不失為健全之思想。歐洲馬克思派之歷史唯物論則趨於極端，以思想為環境之產物，歷史演進全為經濟狀況之變遷所決定。殊不知人力足以征服自然環境，改造生產方法，所謂人定勝天。馬克思學說誠屬見小遺大，倒果為因之偏見。國際聯盟前曾派遣專家數人（法國郎之萬、英國湯納等）來華考察教育，其報告書中論西洋物質文明一段，殊為警策，可以發人深省。其言曰：「中國教育家之持論，每謂歐洲之所以有今日者，皆近代科學發達之賜，中國惟有採取各國中科學與技術之設備，而後中國之文化，乃能與歐美各國並駕齊驅。對於中國教育家之言，吾輩一致答復曰：中國之持論誤矣。今日歐美，非近代科學與技術所產生。反而言之，惟有歐美人之思想，乃能產生近代科學與技術，且提高此二者以達於今日之程度。在近代科學與技術發達之先，尚有若干時代如文藝復興，如理性主義

與唯心主義時代，此各時代中歐洲人對於自身發展之可能，有所醒覺，且甘受一種理智之訓練，及至後來創造與發明之時期中，乃能探究自然科學與技術之祕奧，且應用於最有益之處。」我國建國大業不能不注重於中心思想之確立，以爲提綱挈領之舉，否則過重技術人才，流弊所及，恐不免有舍本逐末之譏。不問中學或西學，體用一原之觀念誠無可否認。

要之，思想有創造性，而經濟則爲被動。思想之功用在於溫故知新，鑑往察來，其性質爲預籌而非回顧。思想誠爲現實之反映，然非僅明鏡之照物。寒暑表之記錄溫度，蓋不僅具旁觀之功用，而積極參與客觀之事變。世運非自進自退者，「志定於前，功成於後。」有理想而後有信仰，有信仰而後有力量，故曰理想爲事實之母。無論何種政治制度或社會運動，必須有其理論之根據，方有名正言順之效。或謂社會改造之成功，並非僅由少數先知先覺者之理想，乃由羣衆爲生活所驅使，覺改革之需要，方能合羣力而爲之。羣衆如不覺有改革之需要，雖強行一種理想，亦必歸於失敗。此言良是。吳騏曰：「唐天寶之季，兩京皆剝，賴李郭以復之。都人士女，日夜引領以望王師之至，人心願復則復矣。范陽之民習於悖亂，而以安史爲二聖，人心不復，則五百年而不復。是故天下皆剝，而一二人獨復，氣數不能抗也。天下皆復，而一隅獨剝，氣數不能轉也。復在人事，豈定序哉？」（復齊記。）吾人於此雖不能詳究唐代史實，吳氏所言當有一部分之理由，則無可疑。哀莫甚於心死，力莫大於心戰。今國

家民族，尚在危機四伏之環境中，舉國同胞固未嘗一日或忘，全國軍民亦一刻未忘禦侮安內之責任，此與唐代之亂迥乎不侔。抗戰期中，其最大之原動力，即爲領土完整主權獨立之愛國思想。吾人固宜承認民力之重要，然所謂民力實際亦即思想之力也。若有僅羣衆之需要，而乏理想之指導，則如泛舟大海，茫無指針，其行動爲盲從，亦必不能成功。宇宙間含思想與人物以外，別無歷史演進之因素，其他均爲操之在我之助力而已。根據實際之生活狀況，創立偉大而正確之理想，以爲人類向上奮鬥努力之目標，此正爲思想家當前重要之任務。昔英人柏克（Burke）謂判定一民族之功罪殊難。若欲判定一時代之功罪，亦至不易。思想之於時代，正如晝龍點睛。不知思想之潮流，則對於其時代其民族，必難有徹底之瞭解。「人之相知，貴相知心，」時代觀念之認識，其必自知心始也。

二 現代生活與希臘理想

郭斌 穌

現代生活，外觀雖富麗，氣象萬千，內容實甚寒儉。其最大病源在缺乏精神上的理想。獨裁制之盛行，與侵略戰禍之蔓延，充分表現人類行動，已失去理性之控制，而為暴力所支配。履霜堅冰，其來有自，有識者固早已怒焉憂之。夫今之所謂現代生活，實指現代西洋人之生活而言，至東方之現代生活，不過西洋現代生活之微弱的模仿而已。現代西洋人之人生觀，就大較言，似已失去重心。覺世間一切無可信，一切不足信，精神飄流，隨波起伏，激之東則東，激之西則西。耶教之潛勢力，在今日雖仍未可侮，然已非西洋人共有之信仰。而舊信仰既倒，新信仰終未建立。人心浮動惶惑，中無所主，各種偏宕之理論，狹隘之主義，乘機興起，以號召愚衆。今日西方文明，可謂盲目的活動，人力物力，擲諸虛耗，非徒無益，而又害之，物質上交通工具之改進，機械之發明，使人類千里一室，譬欸相聞，而精神上則彼此仇恨，視同胡越，咫尺之間，遶若山河。物質愈接近，精神愈隔膜，物質愈一致，精神愈分歧，矛盾混亂，莫此為甚。或曰：野蠻者無標準之謂也，使此定義而確，則現代生活能免於野蠻之譏者，蓋幾希矣。

西方文化發源地有二，一為巴勒斯坦，一為希臘。前者產生耶教，後者產生哲學科學文藝政制。